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

### 第九回 傳葵花劍仙俠收徒 破竹葉鏢英雄哭友

話說秦應龍見黃衫客劍光起處，宛如一條匹練，直卷過來，銳不可當，知他又是劍俠一流，好生驚懼。急忙將身子一滾，落下地來，只跌得面目青腫，鼻破流血，口中大喊：「我命休矣。」幸虧黃衫客不過是略恩懲創於他，不願竟開殺戒，所以那劍飛至簷前，滴溜溜懸在空中，竟不落下，一鳴與素雲此時恨不得立刻把應龍殺了，見黃衫客忽然劍下留情，雙雙奔至屋簷，又欲跳下地去結果他的性命，誰知滿營中大小將兵見主帥墜地著傷，一個個多來救護。霎時間把庭心擠得滿滿的。莫說是人，就是飛鳥也下不去。黃衫客收回寶劍，從容勸道：「雷莊主與白小姐，且請住步，聽俺貧道一言：這廝早晚終須就戮，報仇豈在一時。如今夜分已深，何況營內人多，怎可再行下手，快些隨著貧道出離虎穴的妙。莊主與小姐意下如何？」二人聽得言甚有理，不敢違拗，回說一聲：「謹遵吩咐。」各各扭轉腳步，隨著黃衫客向營房外人稀之處跳下地來。雖有幾個親兵眼見，要想上前阻擋，怎禁得黃衫客仗劍上前，大聲喝道：「爾等軍兵，曉得甚事。雷莊主和白小姐並非朝廷的叛逆、官署的罪囚，乃是爾營主造孽彌天，與伊兩人結下私仇宿恨。爾等何得助紂為虐，快快各自讓開。貧道慈悲為本，尚可饒爾等的性命。否則，莫怪劍下無情。」這一席話理直氣壯，說得眾兵面面相覷，不敢動手。且又畏著三人本領多甚高強，誰肯白白送了性命。所以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大踏步去得遠了，方發聲喊，假意追趕一番而回。按下不提。再說黃衫客等下了營房，度過了虎爪嶺，便是平陽之地。雖則有一條小路，尚喜不甚多遠，那消片刻功夫，已高了臥虎山。素雲向黃衫客在道旁行一個全禮，謝了救命之恩，欲分道回截雲山去。一鳴也向黃衫客屈膝道謝，回身又要向素雲行禮。素雲慌忙止住道：「恩公，休得如此。前番奴非恩公相救，焉有今日，只是好端端的累雲大爺死於非命，令人好不慘傷。」一鳴聽見提起萬峰，止不住淚如雨下，黃衫客也甚淒然。素雲見天色漸明，深恐辱尊懸望，急欲回山，勸聲：「恩公休得悲傷。且與黃衫師伯回莊將養貴體，此仇終有得報之日。如今暫時告別，料來後會有期。」一鳴揮淚答道：「小姐請便。」素雲又與二人打個稽首，輕移雲步，獨自回山。少不得將上項事情與紅線細述一番。紅線勸他休得焦心，再圖後舉。

這裡黃衫客與雷一鳴回至堡中，天已大亮。見一路上殺死團丁甚多，慘不忍睹，更有受傷半死之人，喊聲不絕。雲萬峰的屍首停在中堂，一鳴放聲大哭一場，囑咐莊客，購備上等杉枋一具並衣衾等物，把萬峰殮了。因無於嗣，即在莊外揀塊吉地安葬，立了一個石碑，上書：「宋武舉萬峰雲公諱峻之墓。」料理已畢，然後吩咐下去：「所有已死團丁，除各給棺木一口，殮費銀十兩外，並照團約載明，遇鬥身死每名酌銀一百兩，以為家屬養贍之資，招人連棺一並給領。其餘受傷各人，速請傷科醫治。另外每人加給團餉一月，以資調理，一概不必報官蒞驗。」蓋因秦營所搶婦女，不知下落，證據毫無，官長本與秦營一鼻孔出氣的，深慮告到當堂，反說雷家堡上究因何事，抗拒官軍，以致殺傷多命之故。這算是雷一鳴的有見識處，卻也難為眾團丁家屬，平時素服一鳴仗義疏財，為人豪俠，此番雖是死於私鬥，卻因激於義憤而起，也落了個仗義之名，所以取了他的恤銀，並無一人心下有些不平、要想當官告發的，那受傷的自然更不必說了。一鳴足足的部署了一日工夫，方得諸事停妥。

黃衫客因他病體初痊，過於勞頓，勸他早早安睡。一鳴深痛萬峰死得悽慘，眾團丁甚是無辜，想一回，悲一回的，那裡能睡得著。及至朦朧合眼，卻又嗚嗚的哭醒回來，一夜之間，不知幾次。黃衫客打坐房中，聽得明白，暗暗贊他：「好個義俠雙全之士。」到得天甫黎明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一鳴跑進房來，雙膝跪在面前，口稱：「道長垂慈，弟子有一句話要求答應。」黃衫客慌忙起身，用手來扶，一鳴又退跪幾步，納頭便拜，說：「弟子別無他事，只因雲大哥與眾團丁死得好苦，若使此仇不報，何顏可對死去之人。況秦應龍作惡多端，留在世間也是大大孽障，無如弟子自恨無能，且秦賊的暗器利害，白小姐如此英雄，尚恐非彼敵手。昨宵想了一夜，此事倘非道長相助，或收弟子為徒，破除他的暗器，斷難報得深仇，務求道長垂鑒。」言罷，把頭叩個不住。黃衫客假意拒絕，道：「貧道山野之人，塵緣已斷，殺戒久持，何能助莊主報仇。若說莊主欲拜貧道為師，須知學劍術的多要棄家訪道，遍歷艱辛，隨處隨時行些功果，方不負傳授一場，日後並有地仙之望。莊主家資富有，事業方新，鄉薦已登，前程正遠，乃是功名富貴中人。休要胡思亂想，快請起來。」一鳴仍叩頭求懇，道：「道長，昨日秦營既用飛劍，不肯竟將賊人斬首，弟子早疑堅持殺戒，所以如此。今既果然，求助一節，何敢相強。但拜師後棄家訪道之說，弟子雖僥倖中了一名武舉，目今權奸當道，世亂慌慌，本已不圖上進。至于家財田產，更是身外之物，何況弟子未娶妻房。本無兒女，更能無掛無牽。若蒙收取為徒，只要報得深仇，自當隨著師尊，雲遊訪道。弟子志願已堅，惟望道長允從。」黃衫客捋鬚微笑，道：「聽莊主之言，貧道已知梗概。但莊主雖欲學劍，可知道古來劍俠一流，曾有幾人能成正果，這是極不容易的事。不要誤認做是極容易的，將來有始無終，依舊半途而廢。」一鳴道：「古今劍俠甚多，記得載籍所傳，男如虬髯公、黃衫客、空空兒、精精兒；女如公孫大娘、紅線、隱娘，那一個不是半仙之道。弟子雖是不才，只求道長裁成，自當盡心學習，縱不敢自希古俠，諒不致貽謫今人。至於日後，倘果有始無終，願受刀劍臨身之慘。」黃衫客點頭道：「莊主休得如此言重。可知貧道究係何人？」一鳴聽語出有因，急又跪上一步，道：「弟子但知道長姓黃名珊，不知究是何方劍俠，尚求道長示明。」黃衫客道：「實告莊主，貧道並非黃珊，乃即黃衫客的便是。」因將在太元境與群仙高會，並公孫大娘如何煉劍，與紅線等如何下山，如何在混元湖斬妖，如何紅線在載雲山收白素雲為徒的話，仔細說一番。

一鳴聽罷，叩頭無算，連稱：「弟子何幸，得遇仙師，務求傳授劍術，不負相遇之緣。」黃衫客道：「莊主果肯精心向道，貧道何妨收你為徒。且請起來，安排香案應用。」一鳴聽已允了，心下好不歡喜。忙又端端正正向上拜了四拜，口稱一聲：「恩師。」然後站起身來，吩咐莊客，擺上一副香案。黃衫客在懷中取出葵花寶劍，臨風一晃，約有三尺來長，供在案上，自己向北先叩了四個頭，默把收雷一鳴為徒的話禱告一番。後令一鳴虔心拜過，雙手取起劍來。黃衫客先做戒了幾句「學技之後不准為非作歹、不准好殺傷生、不准邪淫奸盜」的話。一鳴一一受訓。黃衫客始先略授他些運劍之法。好個雷一鳴，天生神力，況且十八般軍器，本來多已學習過的，就是尋常劍法，也曾略知一二。今得黃衫客傳授，何難觸類旁通。不比得白素雲學藝之時，雖是金丹換骨，究是個孬弱女子，十分吃力。不過輕身跳躍之技，一鳴素不甚情，尚須悉心練習，又好任筋骨耐勞，心機靈活，一經指授，百法貫通。黃衫客見了甚是歡喜。從此，一連數日，一鳴足下出戶，一心一意的學習功夫，要等劍術略精，約著素雲，同報大仇。誰知那秦應龍自從被黃衫客在屋上要飛劍斬他，唬召魂不附體，跌下庭心之後，由眾兵紛紛施救，扶入帳中，半晌不能說出話來，直至天明方醒。守營親兵來報：「白素雲等已逃了，小的們拿他不得，求大帥開恩。」應龍怒氣填胸，明知各兵丁不是對手，遂說聲：「怨爾等暫且無罪，以後務須格外留神，拿住他們碎屍萬段，以泄我恨。」一面傳喚守夜更兵，因素雲等入營之時失於覺察，每人責了軍棍八十，革去口糧，另換親兵小心巡夜。又喚心腹人請文案進營，起了一道奏稿，只說「雷家堡土匪創亂，係武舉雷一鳴為首，雲萬峰為從，並有不知姓名的妖道一名，結連截雲山女寇，聲勢浩大。臣因職司防守，已於某夜見過一仗，手斃雲萬峰一名，陣斬土匪百數十名。惟是匪勢尚熾，再容相機進剿，務使地方肅清，以酬聖恩高厚」云云。另修密書一封與秦太師，求他便中密保數語，又遣親兵持片請城武縣甄衛到營。先問明了雷家堡上並無報驗殺傷人命之事，遂央求他照著奏折所言，通詳大憲，竟說雷一鳴揭竿創亂，抗拒王師。甄衛正欲巴結師門，一口應許。回衙之後，果然連夜動文，飛詳出去，把個頂天立地的義俠，竟弄做了翻江倒海的叛徒。這秦應龍的反陷之計，毒也不毒？況且皇上准了本章，幾乎把雷家堡上的人殺個盡絕。此種居心，狠也不狠？

那曉得這秦賊偏又性急如火，雖然自己拜折縣憲出詳，尚恨耽延時日，不能把雷一鳴等立刻斬除，甚是暴躁。屢次要竟起大兵，公然至堡攻打，殺個雞犬不留。又怕的是一鳴為人深得民心，倘果開起仗來，激變了合邑人民，深覺反為不美。所以每日裡思來想去，竟無一個良策可圖，悶昏昏的過了數日，無一刻不喪氣垂頭。

忽一夜，用過晚膳，獨坐營中，聽營房上似有瓦片之聲翻動不定，吃了一驚，料想不是白素雲來到，必是雷一鳴與那妖道無疑。急忙寬去長衣，掛上豹皮囊，囊中藏著蒺藜抓、竹葉鏢兩件暗器，手持九股托天叉，腰間另懸一口佩劍，防在屋上動起手來，

利用短兵。紮束已定，密傳號令下去。一聲梆響，滿營埋伏著的大小將兵，一個個火把通明，刀光燦亮，擁上帳來。應龍將手一擺，吩咐：「準備撓鉤套索拿人，須要小心在意。」自己將身一躍，飛上屋簷。定睛四望，那曉得蹤跡毫無。又命各兵丁中有能高來高去的人，共執燈球上屋四照，依舊絕無影響，應龍甚是詫異。後工會客廳的屋面上，見有兩隻花白貓兒，在那裡擺尾搖頭「呀呀」相撲。瞥見有人持燈上來，分著東西兩旁竄去。應龍定一定神，明知就是貓兒作擾，卻在眾兵丁面前不便說明，防著背後笑他大驚小怪。只得涎著臉兒說道：「你們留神四下找尋，本帥且往前營，去去再來。」說罷，將身幾躍，來到前堂。

細數樵樓，才敲三鼓，暗想：「今夜這場胡鬧，正是令人可笑。若使空身回營，如何見得眾兵。必道是賊人心虛，乃至有此擔驚受怕之事。不如乘著夜靜更深，竟往雷家堡去，暗把雷一鳴與妖道刺了，割了首級回來，只說是在屋上追至半途殺的。既除了眼中之釘，又好遮掩眾人耳目，然後慢慢的再圖白素雲未遲。豈不大妙。」主意已定，遂悄悄的跳下營房，離臥虎山，竟奔雷家堡而來。

幸喜路上靜悄悄的竟無一人。到得莊門，但見眾莊丁支更守夜，往往來來，嚴密情形竟與自己營中不相上下，暗說：「好一個雷一鳴，訓練著數百莊丁，居然有此紀律。看來前莊斷難進去，不知後莊如何。」因又繞至後莊，果然防守的人略略疏些。他就運動腳力，奔至一個稍形僻靜的地方，伏在暗中，等著有巡夜人來，讓他先過去了。起佩劍在背後，一劍殺死於他，可憐不曾喊得一聲。他就把這人的戰裙、號衣剝下穿了，手中這九股叉暫撇一旁。一手拿著一個竹梆，一手拿著一根小木槌兒，擊得響響的混入莊來，竟被他山後門而進。揀個靜處，脫去衣裙，棄去梆槌，將身一躍，跳上高房。

正要尋找一鳴臥室，不妨腳步重了些兒，被屋中一個值夜的莊頭聽得，不動聲色，奔告一鳴，說：「屋上有人。」恰好一鳴尚在與黃衫客講論那劍法中的搏擊工夫，未曾安睡，遂與黃衫客各持寶劍，步出臥房，飛上屋來。果見有一個人在那裡東張西望，因輕輕的略緊一步，追至背後。黃衫客尚未動手，一鳴不問是誰，舉劍便砍。應龍聽得腦後「呼」的一聲，似係劍響，打了一個寒噤。黑暗之中，拔劍招架已來不及，急忙伸手向豹皮袋中摸出蒺藜抓來，向著空中一撒。但聽得「索啞」一響，來人叫聲「阿呀」跌入抓中。應龍大喜，要想收回，不防眼前起一道白光，卻是黃衫客手起劍落，把飛抓的鐵索頃刻間一齊割斷。應龍手中只剩得半條斷鏈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明知凶多吉少，急忙飛步奔逃。

一鳴見黃衫客破了飛抓，捆不得他，心中大喜，拔步趕來。應龍聽著腳步如飛，暗想：「若是一鳴，斷無如此矯捷，多分必係妖道追來，此人更比一鳴了得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不如跳下屋去，仍穿原來時的衣服，混出莊門為妙。」因即「撲」的跳下地來。怎曉得一鳴自拜黃衫客為師，雖只數日，那種飛身跳躍之術早已精進了許多。見應龍下地，「颯」的也從斜刺裡一躍下地，拼命追趕。應龍在百忙中奔至脫衣之處，尋見衣服，要想穿時，奈已不及。只得一手拿著佩劍，一手取著衣裳，往外飛奔。其時，各莊丁已燈球齊舉，高聲喊人，紛紛的圍裹上來。燈光中照見一鳴與黃衫客多在後面，只有咫尺之遙。應龍驚得魂不附體，急將佩劍向肋下一夾，伸手在豹皮囊中又取出竹葉鏢來，回頭覷一鳴，「刷」的一鏢，後邊黃衫客見了，說聲：「慢來！」正要祭飛劍去抵他，一鳴也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倒退幾步，忽半空中飄飄蕩蕩，彷彿落下一個人來，手執佛塵，向那毒鏢一拂，頓時落下塵埃。一鳴認得是雲萬峰顯魂來救，大聲哭道：「雲大哥，一靈不昧，快幫小弟共殺這廝。」道言未了，心上邊一陣酸楚，悲傷過甚，一口氣竟回不過來，哭暈在地。黃衫客與眾莊丁見了大驚，也顧不得追趕應龍，紛紛共來施救。正是：

幾疑義士何曾死，只恨奸雄又得生。

要知一鳴如何甦醒，雲萬峰顯靈殺得秦應龍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